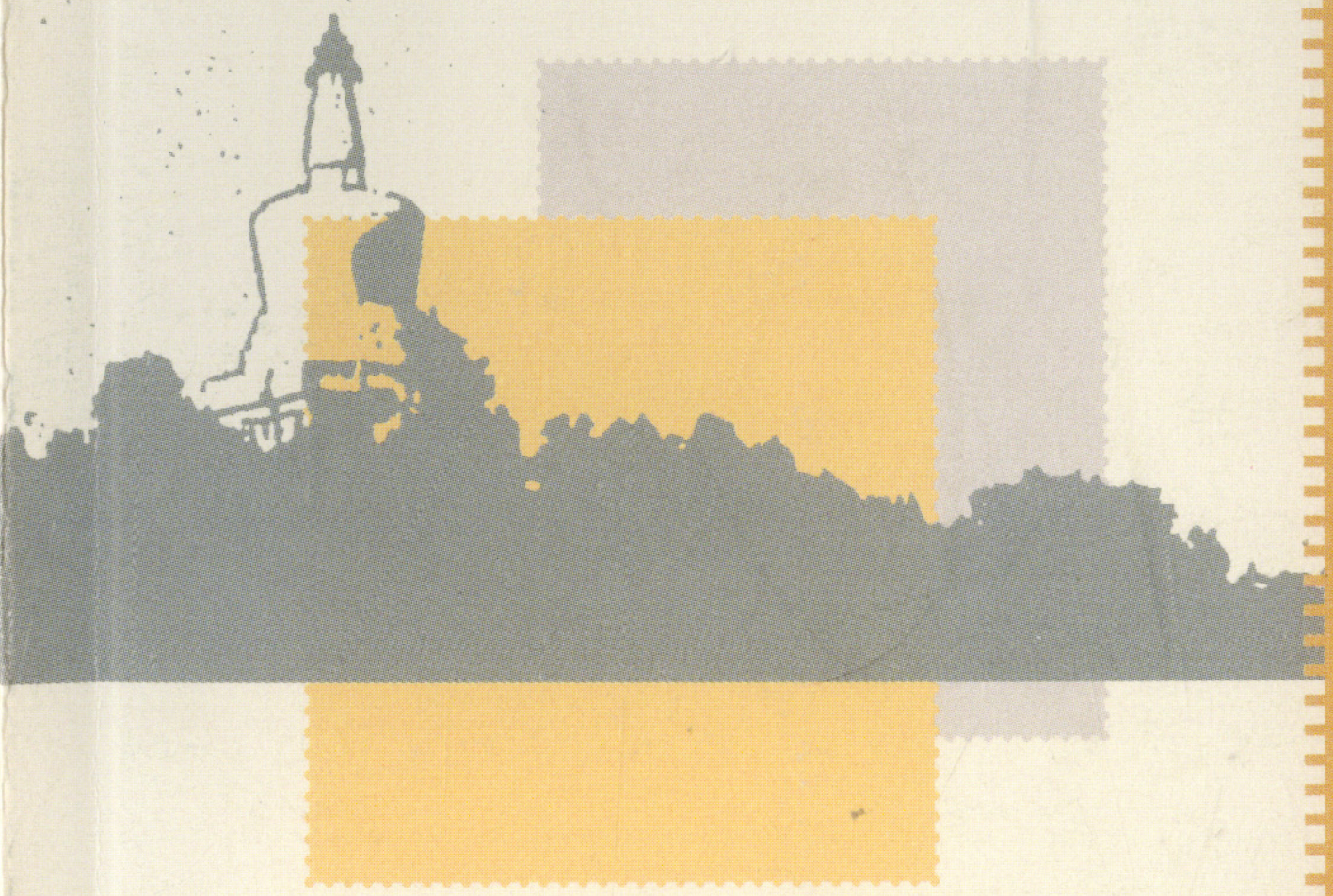
闲趣坊

梦回北京

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

姜德明 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梦回北京

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

姜德明 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北京：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姜德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闲趣坊）

ISBN 978-7-108-03194-5

Ⅰ.梦… Ⅱ.姜…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5109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 8月北京第1版
2009年 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46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4.80元

编者说明

姜德明

拙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一九八五年编就，一九九二年二月由三联书店初版，后来再版了两次。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从上下两册中节编为一册，可称缩编本，基本上每人只选一篇，有些作品只好割爱了。但，同时也有所增订，因为历经二十多年，我从残丛中又陆续觅得不少作家写北京的佚文，如杨振声、熊佛西、丁西林、马彦祥、孙犁、吴祖光、张中行、汝龙、王冶秋、袁犀等，现在都得以补入，似乎亦自有特色。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个版本。

时光过得真快，临笔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还能再发现建国前作家们写北京的散文吗？

怕是很难了。

二〇〇九年一月北京

目录

1 编者说明　　姜德明

1 新华门前的血泪　　李大钊

2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李大钊

3 北京十大特色　　陈独秀

4 六月三日的北京　　陈独秀

5 前门遇马队记　　周作人

7 厂甸　　周作人

11 到青龙桥去　　冰　心

16 默庐试笔　　冰　心

21 长城　　鲁　迅

22 我观北大　　鲁　迅

24 北京的平民文学 胡 适
32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38 北京的电车真开了 丁西林
42 北京乎 孙福熙
45 执政府大屠杀记 朱自清
54 回来杂记 朱自清
60 圆明园之黄昏 杨振声
64 游二闸 沈从文
72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沈从文
79 西望翠微 焦菊隐
84 北大河 刘半农
90 南海的艺术化 高长虹
92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 余冠英
97 北平翻版书之繁昌 马彦祥
99 古城 萧 乾
101 访笺杂记 郑振铎
110 话故都 吴伯箫
115 肖伯纳到北平 端木蕻良

118 一个车夫 巴 金
122 天桥风景线 姚 克
126 胡同 朱 湘
130 北平的地台戏 孙 犁
133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
140 北平的说书 闻国新
143 风筝 林 庚
148 游牧遗风 钱歌川
155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徐 讦
159 什刹海与小市民 师 陀
163 想北平 老 舍
167 兔儿爷 老 舍
170 菜市口 许钦文
173 北平通信 废 名
179 北平话里的比喻 毕树棠
185 我不小觑平剧 宋春舫
189 北平的巷头小吃 徐霞村
195 北平的庙会 张中行
200 广和楼的捧角家 吴祖光

206 慈慧殿三号 朱光潜
212 后门大街 朱光潜
217 先农坛 许地山
220 迷人的北平 林语堂
227 卢沟晓月 王统照
231 矿穴 黄秋耘
235 十二月的风 曹靖华
240 故都在烽烟里 曹靖华
247 最后的降旗 雷 加
251 沦陷前夜的北平 老 向
257 这会是真的? 汝 龙
264 屈辱的旅程 王西彦
272 故都沦陷前后杂记 李辉英
275 忆松坡图书馆 蹇先艾
280 北平西山的红叶 熊佛西
282 北平西郊一带 周而复
288 想起东长安街 张恨水
291 再怀北平 陆晶清
294 北平呵,我的母亲! 杨 刚

299 北平 李健吾
302 广和楼 黄宗江
308 京白 黄 裳
311 北平的垃圾 梁实秋
314 北平之恋 谢冰莹
319 “笼城”听降记 徐 盈
327 北平的春天 刘白羽
333 访墓记 王冶秋
340 断章 袁 犀
347 人民的狂欢 吕 剑
351 十月北京城 吕 剑

李大钊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诗文多发表在《新青年》等报刊上,著有《守常文集》、《李大钊诗文选》等。

新华门前的血泪

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选自《每周评论》第28号,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李大钊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日昨我同三五朋辈，到宣武门外长椿寺妙光阁一带，吊祭一位死友，很深的动了些生死别离之感。归途沿着城根走，看见铁轨上横着一辆车，载着些烧残的煤渣，几个苦工带着满面的灰尘，一锹一锹的往下除，几十个贫苦的女人孩子在那里拿着小筐在灰尘里滚，争着捡个一块半块的还未烧尽的煤渣。这也是北京的贫民生活的一瞥。

——选自《新生活》第46期，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陈独秀

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著有《独秀文存》、《字义类例》、《实庵自传》等。

北京十大特色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五)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六)刮起风来灰尘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选自亚东图书馆《独秀文存》卷二

陈独秀

六月三日的北京

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选自亚东图书馆《独秀文存》卷二

周作人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笔名知堂、岂明、周遐寿等。著有随笔集《自己的园地》、《谈龙集》、《谈虎集》、《苦茶随笔》等数十种。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

何是好,须得向那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一九一九年

——选自《谈虎集》,一九二八年北新书局出版

周作人

厂　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葫芦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去换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头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